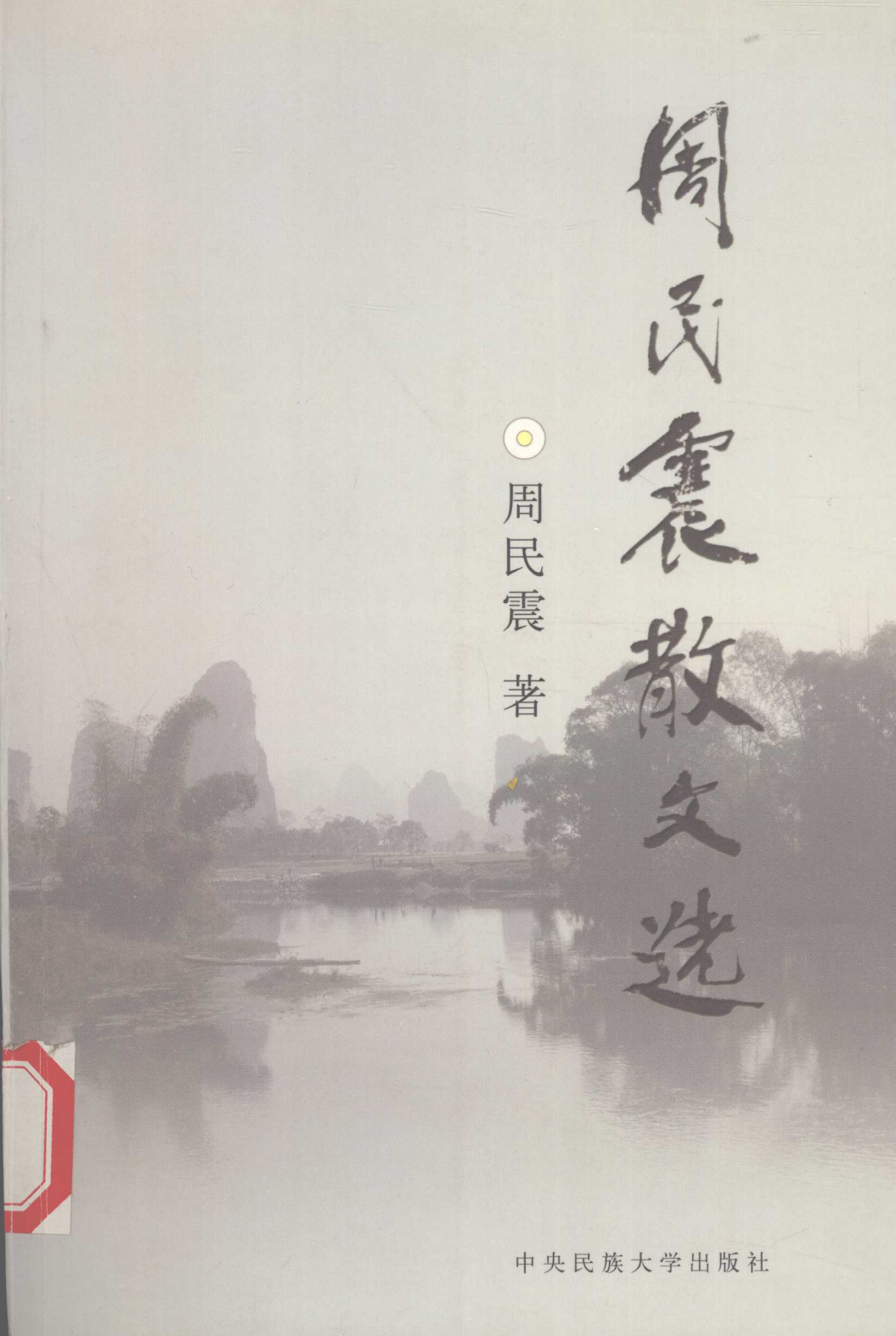




周 民 震 散 文 选



周民震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周 氏 震 散 文 选

◎ 周氏震／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民震散文集/周民震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8

ISBN 7-81108-062-1

I. 周…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5734 号

周民震散文集

作 者 周民震

责任编辑 邓小飞

封面设计 黄华斌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字 数 248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8-062-1/I·65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周民震有一篇散文：《甜蜜之缘》，这个题目原是著名导演谢添在生前为他题的“倒书墨宝”，谢添导演过周民震两部电影文学剧本，其中一部就是《甜蜜的事业》，并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在病中还担任了周民震新作《新甜蜜的事业》的艺术指导。所以他由衷地发出了饱含深情的感慨：“甜蜜之缘”。

我与周民震也有缘。

周民震是一位壮族作家，而且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涉猎电影文学、戏剧、小说、散文、文论、诗歌，据说还写过寓言。追溯起来，我与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神交了。同是新中国培育出来的青年作家，我们常在报刊上“互相见面”，应该说早就是一个“熟面孔”了。

“文革”以后，历史把我推上了从政的道路，我只好在从政之余“兼容”文学了；没料到的是，周民震与我走了同一条路，也是“从政兼容文学”，而且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里，我们竟在同一条战线上工作。他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我正好在文化部工作。真是“高山流水”遇知音。那时，我每

到广西工作，除了例行的工作关系外，还是一次难得的“知音之旅”，又是切磋文学的“以文会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常常深夜促膝谈文，直到窗外弯月西沉，街市灯火黯淡，人们渐入梦乡……有时，由民震作向导，带着我们深入壮山瑶乡，与老乡们喝上几杯交心酒，聊聊心里话。遇到“三月三”歌节，还与壮家青年朋友抛过绣球，唱过山歌，甚至学着刘三姐来上几首类似“什么水面打跟斗？什么船上起高楼？”的对歌；有次，我们沿着广西边境“千里文化长廊”，与各族人民一路上交流文化工作的心得体会，一路上联欢吹芦笙跳竹竿舞，真有种“乐不思蜀”的感觉呢！这些难忘的经历，恰好又在我这次阅览周民震的散文中获得了心的感应，思的联想，情的绵延……

在周民震的创作生涯中，主要不是散文，他是我国著名的电影剧作家。他创作了19部电影文学剧本，大多拍成了故事影片，获得各种奖项，比较知名的有《甜蜜的事业》、《春晖》、《苗家儿女》以及电影《学生三部曲》等。他还写了十多部戏剧，如《瑶山春》《三朵小红花》等和二百多篇小说散文文论等，出版了十几本著作。对他的散文，我虽然只读过一部分，但印象颇深。细细捉摸，我想用四个字来概括是再恰当不过了，那就是“文如其人”。周民震个头不高，典型的南方少数民族眉目清秀而短小精悍的模样，人品质朴、单纯、诚挚、开朗、率真；两眼闪烁着聪颖、敏锐和灵气；头脑清晰，

口才流利，他既是那种能说会写、工作有序、很具人情味的地方文化干部；又是一位温文儒雅、善解人意的友人。虽说这些话似有点溢美之嫌，目的是想透过对他的直观来素描出他散文的总基调，总风格。

翻开这本散文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目迷五色的少数民族的斑斓画卷，他以抒情清丽的笔调描绘了广西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绚丽的风光和多彩的生活，欢跃着不同风貌的人物形象，散发着大自然淡淡的芳香，透出一种绿色的诗趣。这部分的散文多半是他早期的作品，那时，这位年轻作家的脚步踏遍了广西的山山水水，在美丽的田园沃土中漫游，顺手撷来的小花野草，妙笔生辉，皆成美文。

随着作家的成长，后来的散文进入了比较深层的思考和体验，常以世俗人情为视角，探究起现实中的人文景观，更多的介入和干预某种社会现象。感慨、喟叹或呼吁、赞许，不乏哲理的思辨。

还有一些散文则格调迥异，就是他饱含着对革命战争时期的怀旧情结，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打开久远记忆的门扉，让革命的激情流入现代人的心中，给和平盛世注入一点省示和回味。这当然与作家少小参加革命战争的经历分不开的。他16岁参加革命，17岁入党，做过地下工作，打过游击，剿过土匪，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从拿枪杆子到拿笔杆子，该有多少丰富而艰险的情怀可以抒发和值得渲染啊！可惜这方面的散文

少了些，我们期待着会有更多的这种有别于回忆录式的文学散文，献给当代的青少年。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离休后信笔写来的、被一些评论家戏称为的“休闲散文”，谐趣、幽默、随意，特别贴近生活，又不失社会意义，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老有所乐”“老有所思”吧？读来叫人在开心中又有点感悟。散文散文，文无定规，否则何称为“散文”呢？

周民震的散文并非都是精品，其中有某些早期的篇章，还停留在素描水平，或者更像是一篇访问记。也许这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吧？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的一种社会需要和文化现象，用现代的眼光来要求，算不算是一种过分的苛求呢？

在《周民震散文选》出版之际，我愿意为读者推荐，因为我的确挺喜欢它。

高占祥

2005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高占祥	1	76	街景一隅
	月光隧道	1		
	音乐之花	7	80	我心中的金达莱
	鸟语奏鸣曲	11	85	八角楼之夜
	古榕正绿	16	90	呼唤久远的时光
	邕江之龙	20	102	险渡鸭绿江
	苗山入梦	25	107	在战斗中迎接共和国诞生
	绿海中的小叶子	30	115	永不忘记的第一次
	微笑的“豆腐西施”	34	120	“走”向健康
	呼唤“书虫”	38	124	患难之“友”
	心灵的复苏	43	128	唐装啊！唐装
	品格	49		
	动物园观猴	53	132	钟声
	寻找露宿者	58	135	碧玉盘中
	并非遐想的传说	62	138	白云深处走马帮
	寻觅饺子	65	141	一朵早霞
	超市回眸	69	144	踏月
	街头偶事	72	146	漓江摆渡

雨中歌声	148	306	小花——无名之花
春景二幅	152	312	红水河之波
我的民族魂	157	321	阳光、空气和水
三月三随笔	160		
历史的瞬间	163	328	首任外公
		334	老人与狗
彩色的思绪	166	339	花博士
马克思墓前的沉思	177	343	老来俏
小城散步	181	347	不知老
在密西根湖畔	187	351	不服老
芝加哥城看胖子	195	355	老了?
访美拾趣	199	359	假如我现在是个青年
		362	重归
访“澄碧湖——大海的女儿”	213	367	与酒无缘平生憾
咖啡园一日游	219	371	大姐
苗山走寨散记	225		
金色苗乡	235	379	甜蜜之缘
沿着拔群水渠走去	241	384	一掬抱憾的泪水
拉吉琴	249	389	春蚕到死丝方尽
花中之花	255	393	人面不知何处去
百花图	264	396	眷恋土地
月亮田	273	399	打造“名人”
新绿	284	403	幽默杂话
牧鹅人的笑声	292	406	鲜花与荆棘交织的旅程
新芽	298	415	后 记

月光隧道

今年的中秋夜，月圆如盘，银辉满地。

人们仰首望月，观赏她的丰采，品味她的清纯，沐浴她的光辉。

今夜的她，哪里还是自然界的月球，她是一位人见人爱的月姑娘呢！你看她披着轻纱羽衣，高洁素雅的神态，温婉亲昵的面容，以其清光之纤手，抚摸着人间万物，演绎着人与月之间缱绻的心灵恋情……

当我痴迷望月之际，好像望见了早已烟消云散的历历往事。因为，我真诚地相信，永远年轻亮丽的月姑娘，在她那明镜般的光照中必定收藏有我人生之旅的点点足印！只要我走进这永恒的“月光隧道”，就会寻觅到我已逝去的从前。

今晚，在“月光隧道”里漫步的我，将脚步停留在 60 年前的那个格外明媚的中秋之夜。

月姑娘当然记得，那时我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孩子。中秋节的夜晚是我专程从城里学校请假回乡里度过的。

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众多的表姐表哥们在晒谷坪上忙碌着简单的布置，（在我们村里，凡年长于我的青年，我就统称他们为表姐表哥）一位表哥动情地告诉我，年年中秋都要把歌

仙刘三姐从月亮里请下来唱歌对歌的。我听了大为惊感的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这位表哥说，你还小不懂，等着看热闹就是了。记得奶奶曾给我讲过刘三姐的故事，她不是早就骑着鲤鱼升天了吗？好奇和兴奋使我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要盯着看刘三姐怎样从月亮下凡来。

只见表哥们忙着制作“柚子香”，在柚子皮上插满了点燃的香，像一个个香烟火球，然后插在一根根长长的竹竿上，高高的树成一排排，间杂着许多灯笼，说让天上的刘三姐看清楚，别下错了地方。这时，香火球和灯笼交织辉映，红光闪烁，紫烟缭绕，香气扑鼻，倒真的有点“仙气”呢！梳妆打扮好的表姐们把盛满了茶水的茶杯摆上一排又一排，还有几个碟子里的月饼水果。真像是招待天上来的贵客似的。

这时几位姑娘拥着一位身穿旧“戏装”的表姐走进晒谷坪。我一看，她不是隔壁的潘表姐吗？她只比我大几岁，总以大姐自居，把我当作小孩，带上山去捉蟋蟀，带去果园爬树摘番桃，有次看见两只白蝴蝶，我正要捉它，她忙制止，给我讲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让我感动得直落泪，但她却不识字，还是我这个小学生教他写名字。

潘表姐进到晒谷坪就被安排在一张竹席上睡下。于是八位表姐每人手持一柱点燃的香，围着潘表姐摇曳，齐声唱着一首山歌，反复地唱，又反复地念，我至今仍记得：

“八月十五点灯台，灯一盏，茶一排，请你三姐下凡来，

三姐本是农家女，天生肚里有歌才，歌成山，歌成海，歌山歌海胜钱财……”表姐们围着潘表姐边唱边转圈儿走，直唱到潘表姐呼呼入睡。

忽然间，有人喊道：“三姐来了！”我瞪着眼睛向空中搜寻，并未见有人从天而降，忙问那位表哥，三姐在哪里？他指了指竹席上的潘表姐，只见她正缓缓坐起来，双手揉着惺忪的眼睛，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

我失声喊道：“那是潘表姐呀！”表哥一把捂住我的口，忙说：“莫乱喊，她是刚从月亮下凡的刘三姐！”

我半信半疑的紧盯着她，她好像已不认识周围的人了，动作神情也和过去不同。她真的变成刘三姐了吗？这时所有的表哥表姐们都向她顶礼膜拜，表现出对刘三姐敬仰和爱戴的虔诚。潘表姐，啊不！那刘三姐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开口就唱起山歌，表哥说那是见面歌，歌仙以歌代言的。当时我听不懂她唱什么，只觉得她唱得很好听。我从来没有听潘表姐唱过山歌，今晚出口成歌，清朗流利，我有点相信，她真的是刘三姐了。

我翘首望着月亮，好像问它，这是不是小人书里的童话世界呢？什么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的故事呀，什么黑熊装成外婆敲开孩子的门却露出了尾巴呀……啊！潘表姐难道是中国的潘多拉魔盒吗？

刘三姐唱了一阵，表哥们又唱一阵，表姐们也唱一阵。大

家围着刘三姐唱，你来我往，一浪高过一浪，还夹杂着欢笑和狂叫，把村里的老人们招引来了。老人也结伴唱起歌来，他们帮刘三姐解围，对付那些表哥表姐们。

晒谷坪上成了一片歌海！

我们这些下不了“海”的孩童们，只能站在岸边看热闹。俗话说：常在河边站，不能不湿脚。那位热心的表哥现教我唱一首山歌，并怂恿我去和刘三姐对歌。我很快学会了，表哥就把我推到刘三姐身边，在大家的助威下，我勇敢地直起嗓门唱起来：

“夜了咧，夜了蚂拐叫连连，夜了蚂拐连连叫，想讨老婆没得钱。”

呼啦一阵狂笑，把刘三姐也笑弯了腰。大伙起哄要刘三姐对歌，以为这下把她难住了。刘三姐从容地一把拉我过去，扯了张矮凳让我坐下，拍着我的肩膀，唱道：

“夜了咧，想讨老婆没得钱。端张板凳排妈坐，妈哄一年又一年。”

啊哈！好厉害的刘三姐，对了歌不算，还收养了个仔！

那位表哥不服气，冲着刘三姐唱道：

“桐子开花球打球，哪有姑娘来看牛，哪有牛牯背牛母，得意出来耍风流。”

刘三姐随口作答：

“看牛娃仔嘴巴尖，点把火来我吃烟，有钱给你两三个，

无钱给你两脚尖！”

在轰然的嘲笑中，表哥沮丧地败下阵来。

夜深了，晒谷坪上的歌声越唱越起劲。而我却被歌海淹没在沉沉的梦乡里了。

早晨在床上被奶奶叫醒，还以为睡在晒谷坪上呢！

我问奶奶，我怎么回来的？奶奶笑说，是刘三姐背你回来的。

我惊喜地跳起来，问刘三姐在哪里？她还没有回月亮去吗？奶奶说，刘三姐回去了，明年中秋夜再请她下凡来。

“那……我的潘表姐呢？”我急得想哭了，问道，“她也走了吗？”

“我在这里。”潘表姐站在门口正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使劲地揉搓着眼睛，问她：“你到底是刘三姐还是潘表姐？”

“我当然是潘表姐，刘三姐是我装的呀！城里人会演戏，我们不会，就装来玩耍的。”

“那你怎么会唱刘三姐的歌呢？”

潘表姐瞄了奶奶一眼说：“问奶奶。”

奶奶笑说：“那是刘三姐传下来的，我们壮家人谁不会？只是你潘表姐比别人聪明伶俐，记性更好些。”

哦！当我从“月光隧道”里走出来，时序又回转了六十圈！此刻，那位光艳美丽的月姑娘正在温情的俯视着我。

请问月姑娘，今晚在我的壮乡，那个晒谷坪上还有没有下凡的刘三姐呢？那位新的潘表姐又是谁？

良久，我好像听见月姑娘轻轻地回答说：“永远的中秋夜，永远的刘三姐，永远的潘表姐……”



音乐之花

“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是一首著名的爱尔兰民歌。它真挚、婉约而深情，洋溢着欧洲田园的风情和爱尔兰民族的浪漫色调，歌中似乎还隐藏着一丝淡淡的哀怨，给人更深层的遐想。多少年来我特别偏爱这首歌曲，还因为它搅动了我的感情，丰富了我的心智，它常让我愉快、怡情、幻想、梦游、嗟叹，甚至思绪纷沓……

那么，这首飘逸在大西洋彼岸的爱尔兰民歌是怎样跨越万顷波涛和崇山峻岭飞进我的心扉，而使那永不褪色的旋律频频跳动在我心的琴弦上呢？就要去打开那个尘封久远的童年记忆库了。

那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平凡的盛夏，在桂林读高中的云哥雷哥和素新姐回到乡下度暑假。每到月朗星繁的夜晚，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在晒谷坪上铺上一张张草席，纵情的歌唱，用歌声把沉寂的乡村唤醒，把欢乐带给乡亲。他们如痴如醉地唱着，直唱得炎热的夜空变得温馨款款，凉风徐徐。当时我和霖弟还是天真的稚童，歌声激荡着我们幼小的心灵，优美的旋律像夏夜里的萤火虫飞闪在我们的眼前。有时我们在草席上睡着了，歌声也会闯入梦乡，萦绕在朦胧的意识中。于是，他们常喜爱唱的这首“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就深深地刻印在